

雪莲花文丛

我的长相

二毛 著

二毛 著

(上)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我的卡夫卡

——致卡夫卡

1997



2007/1827: 001206592

雪莲花文丛

我的长相

王毛 著

(上)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长相 / 二毛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469-0366-8

I. ①我… II. ①二…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6871 号

责任编辑: 向 京

整体策划: 周军成 施中华



书 名 我的长相

作 者 二毛

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83000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铁成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开

印 张 9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0366-8

定 价 45.00 元(上、下册)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序

周军成

在我家向西一点的和平渠跟前，有一些算命的和卖烤红薯的，看上去都有些阅历，显然都吃过苦，长得粗糙不用说，头发和胡子都有点乱。他们不知道是从哪个门廊出来，在城市里到处游荡，悠闲、无所事事却又很忙碌。

早年我对二毛的认识和这些人有点接近，因为二毛就属于那种到处游荡的人，他种过土豆、当过兵、开过棋牌室、干过加工厂厂长、在舞厅唱过歌、卖过油漆和壮阳药，以及等等的等等。据说他干过的行当，经历的人与事之多，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楚。

我在一个医院一呆就是二十几年，这二十几年里，身上不知道有没有药味或者疾病的味道，总之，我没闻出来，我在圈定的栅栏里，像有“身份”的样子，自以为很尊严很幸福。而二毛的随意与无所顾忌让我看着就有点不舒服，当然也少不了一些妒忌。

我想我总得给他一些指教吧，要不，显得我一点都不“高贵”。

我说：“现在是个包装的时代，你要是卖药你就要装成个

医药代表，再说你卖的是西药，不是狗皮膏药和大力神丸。把你那些红不红黑不黑的烂胡子刮掉，再弄个西服，打个领带，然后可能就会像那么回事儿。”

“我就这个球样，再说也装不像。让我装成那样，我也就不是我这么个东西了。”

我想也是，如果我说的的那个人是二毛的话，那这个二毛又是谁？

二毛原先不叫这个，叫什么呢？比如成国庆吧，顾名思义成国庆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一副正经老实积极向上的样子，不是二毛。

把一个名字叫得久了，人的行为意识一举一动就跟着这个名字走了。人不知道为什么会跟着一个声音往前走，走着走着也就变成声音里的东西了。

成国庆之于二毛，还是二毛之于成国庆，都让人觉着有些不对劲。这不是桃树或者梨树嫁接那么回事儿，这两个名字只能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东西。如果我说“庄严的妓女”、“腐朽的儿童”，你会说我是个“苟子”。因为好像妓女即便伟大也不会庄严，儿童即便无知也不会腐朽。当然，二毛和成国庆不是这么个关系，这种类比好像不好。

认识二毛应该有些年头了，那时候他好像在卖油漆，红山市场里据说他还有个摊位。油漆这玩意儿之所以没被他搞起来，是因为他脑子里的色彩根本就不是钱的颜色，而是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诗歌之类的东西。再后来，他好像开始卖药，卖来卖去也没卖出什么名堂，也许马上就要卖出名堂的时候，被

我们一伙人又骗到写东西这行当里来了。

二毛在城边的一个叫“油坊庄子”的地方长大，这个离“鸟”市（乌鲁木齐市）不太远的地方，已经没有油坊了，这里的庄稼地里，在长出土豆、苞谷的同时，也长出了二毛，只是这里土豆的名声要比二毛大一些。

早年的打架、拍婆子、偷鸡摸狗的种种体育运动，在今天看来，有些遥远，而這些都被二毛记录了下来。当然，不只是用散文，还有歌。二毛搜集的早年在“二流子”间流行的那些歌，一唱就让好多人瞪大了眼睛，再一唱就让一些人感动了。这不是二毛唱得有多好，而是那一段快被人忘掉记忆，又从二毛嘴里冒出来了，听过早年那些歌的人，年纪大都不小，再看到二毛沧桑的脸，让人想起的事情会更多一些。

“油塔子”老兄说过：二毛的经历本身就是一本好读的书，如果二毛把所经历的人与事能原原本本记录下来，那可能就会了不起。

二毛晃荡在城市和乡村的中间地带。这里有小老板、商贩、地痞、酒鬼、乞丐和小姐，也有放羊的、杀狗的、种土豆的、拾破烂的。当然，也少不了有一些经常跑到监狱或拘留所里住一住的货色。有人说“二毛的文字里有一些江湖的味道。”我不知道这话是否准确。

二毛的这本散文集，应该只是二毛生活的一个片段，而即使是片段，也让人看见不少有意思的东西，有人说艺术就是有意义的东西，二毛的这些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意味。

在二毛的记忆和故事里：

“何瞎子只瞎了一只眼，而另一只眼还能看清前面的路。”

“我第一次看电影是在生产队的羊圈里。电影留给我的记忆就是一股暖烘烘的羊粪味。”

“北京真的是个好地方。天安门广场那个大呀，比我们一老放羊的马家台子宽展得多；那个楼房高得往上一看就把帽子跌掉咧；马路嘛像大西沟河坝一样，上面跑的汽车比河坝滩里的石头还要多。那个人多得再莫说头咧，就跟庄子跟前那些蚂蚁窝里的红蚂蚁，把人头都看晕了。唉，地方真个是个好地方呀，就是太偏僻咧，坐火车要走两天两晚夕才到。”

我随便摘出这么几句，可能有些还没有长熟，可我觉得已经有些嚼头了。而这只是他的第一本书，等这些果子熟到开裂的时候，味道可能会更好。

目 录

序.....	(1)
我的长相	(1)
腰 子	(15)
钥 匙	(22)
影 子	(26)
疼痛一	(30)
疼痛二	(33)
缺 点	(38)
门	(42)
城 市	(48)
过年的新衣	(52)
老大徒伤悲	(56)
老婆收走了我的钥匙	(59)
给文化公司打工	(68)
男人四十	(72)
手机丢失的日子	(77)
偏僻的地方	(82)
离家出走	(87)
一双旧皮鞋	(94)
一只偷来的苹果	(99)
半夜的脚步声	(106)
何瞎子	(110)
老贫农彭启发	(115)

潘老头的“生活”	(123)
马福老汉	(128)
郭 院	(137)
大猴子	(142)
老马队长	(148)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人	(152)
同学最多的人	(155)
老扁头	(161)
雅山的扎巴依	(167)
怕黑的父亲	(175)
家 景	(180)
张老大	(184)
行 路	(191)
老鸱蒜	(195)
搬 家	(199)
父爱的另一种方式	(206)
与老师有关的歌谣	(210)
乡官们	(215)
坚硬的岁月	(219)
丢掉的东西	(226)
往事四篇	(232)
素 素	(239)
赶 路	(245)
春 天	(250)
秋 天	(258)
冬 天	(258)
后 记	(276)

我的长相

当我转到永丰渠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正在放羊的老汉

当我问他见过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了没有
老汉并没有看我

只盯着他那群正在吃草的羊淡淡地说

我一天到晚地都在戈壁上放羊呢

看的都是牲口

哪能看见人呢

1

我不知道这几十年的饭到底把自己吃成了个什么样子，总听别人说我长得像油坊庄子的土豆，一副刚从土里刨出来的样子。

小时候，别人总说我长得像我们家里的某个人，父亲或母亲，哥哥或姐姐，弟弟或妹妹。我不知道他们的说法是否正确，可我觉得我只有某些地方像父母，某些地方像哥哥姐姐，某些地方像弟弟妹妹，而更多的地方或许谁也不像。

那么我像什么呢？

2

在我还不怎么懂事的时候，总听队里支边来的那个女青年操着洋气的无锡普通话冲队长的儿子黑儿马说，去去去，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看看你那副长相，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告诉你，门都没有！

当时，我虽不能完全听懂那个无锡女青年对黑儿马说的那些话，但我却怎么也不能明白一个人能从自己的尿中看到自己。那段时间我总是很兴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想试试到底怎么才能撒泡尿照照自己。那个时候我的尿好像特别的多，多得晚上一不小心就会把它们尿在床上，害得奶奶经常吓唬我说，如果再尿床就让我把尿湿的床单顶在头上到太阳底下去晒，让全队的大人小孩都知道我是个爱尿床的孩子。所以，那

那个时候我晚上总是不敢早早睡觉，而早上一大早就爬起来，赶紧把热热的一泡尿长长地撒在房后的戈壁上。撒完尿后，我总是盯着被自己尿湿的那片沙地看上老半天，希望能从自己撒的尿中看到自己。然而，除了那片不知像是哪个国家的地图一样的印子外，我并没有从中看到自己。

一个阴天的上午，我和二海去队里的涝坝边抓蝌蚪玩。那天天上罩着很厚的云，像队里扣着的那口夏收时烧水的大铁锅，使我和二海都高兴不起来。可我们还是来到了涝坝边上，望着涝坝里有些发黑的水，二海似乎有些害怕起来。他拉着我的衣角说我们回吧，一会要下雨呢。

我望了望被黑云压下来的天空，并没有感觉有带着湿气的风吹来，便对二海说，下球的雨呢，你看，一点风都没有，我们玩一会儿再回。就在我爬在涝坝边伸手去抓那些黑色的小蝌蚪时，我突然看到了涝坝的水里一个脏兮兮的娃娃脸，瞪着小小的三角眼好奇地看着我。

我被水里那个脏兮兮的娃娃脸吓了一跳，心想该不是鬼吧。听队里的大人们说以前这个涝坝里曾淹死过一个小男孩，还说那个淹死的小男孩总是在下雨前漂在涝坝的水面上，遇到有小孩子到涝坝边上来玩水，他就要想办法把他拉下水去。队里的大人们都不让自己的孩子到涝坝边去玩水，要是哪家的大人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涝坝边玩水的话，回去肯定要用榆树条子抽他的屁股。

上中学后，老师给我传授了许多光学方面的知识。老师说我们每个人的形象都会反光物体上呈现，比如镜子、静止的水面等等。老师说那都是光反射的结果，最终我们都会物

体上留下一个虚像。老师还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人群中留下自己的形象，好的或是坏的，但老师没说这个形象是实的还是虚的。

从那以后，我见过一些我的虚像，从镜子到水面、到照片、到人群，我渐渐知道了自己和那个小时候在涝坝里看到的脏兮兮的娃娃脸没大区别的虚像。可有时候细细想想那真的是自己吗？自己真的就是他们说的长得像土豆一样吗？我觉得不是，或不全是，因为老师说过，所有的影像都是虚像。既然是虚像那就不完全是我真正的长相，它只能是我实际的一部分。那么，我的另一部分呢？

3

真的，我没见过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自然也就没见过自己真正的长相。即使有一天，我真的见到了那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我会不会相信他一定是我呢？

总听爱偷东西的团子对找他讨要东西的人说，你怎么就说这是你的，一模一样的东西多了，它们都是你的吗？团子这样说的时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被他偷了东西的人倒显得没有了底气，低头哭着回家去了。

4

我打算去找那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不为别的，就是想亲眼看看自己到底长得是个什么样子。因为随着我一天天长大，

认识的人也一天天多了起来，就我的长相，也许说什么话的人都有。我想，如果我能亲眼看到自己的长相，那么在以后的日子里，有再多的人在我面前说三道四我或许都不会在乎了，因为我的长相在自己的心里已经有数了。

那年暑假，我把自己攒了三年多的一堆废铜烂铁，用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花了一个上午驮到了永丰渠的废品收购站，从收购站里换出了九块钱的纸票子。有了这九块钱，我便能在剩余的假期里出门去寻找那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了。

我出门的那天早晨，天空晴得看不到顶，风也不知道藏在哪个山沟里睡懒觉去了。我对父亲说我要去一个同学家里帮他家放几天羊，没等父亲说什么我就跨出了家门。当我走过队边那条由槽型板架起的小桥时，便看到二海正坐在水渠边的土坡上眯着眼睛晒太阳。二海问我一大早要到哪儿去，我骗他说哪儿也不去，吃胀了想在戈壁滩上走走。二海好像对我的回答有些失望，便又仰着头继续晒他的太阳。

我不想让周围的人知道我要去哪里，如果他们知道我去寻找那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的话，一定会用沟子来笑话我。他们一定会在背地里骂我是个苟逼，还会说我是吃饱了没球事干。可是，我要做的事他们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理解，就是理解又能理解成个什么样呢？我深信我脑子里想的东西和他们不一样，要不然他们早就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子了，可他们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子。怪不得老马队长经常说他们，就你日能，也不看一下你那个球样子。

我知道我不是老马队长说的那个球样子，但我确实不知道我是个啥样子。

我开始从乡下一个庄子一个庄子地转。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找遍乡下所有的人。

当我转到永丰渠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正在放羊的老汉。当我问他见过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了没有，老汉并没有看我，只盯着他那群正在吃草的羊淡淡地说，我一天到晚地都在戈壁上放羊呢，看的都是牲口，哪能看见人呢？我都快一辈子没见过我自个儿咧，哪儿去见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呢。

我又在板房沟问一个正在给麦子浇水的中年男人，我问他说见没见过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中年男人停下手里的活，拄着手中的铁锹对我说，哎，你去撒，我忙得脚底板上擦蜡呢，哪有闲空儿管你那些球事儿呢，麦子要是瞎掉咧撒，我拿球给娃娃们交学费呢嘛。去撒，个人到庄子里头问去撒。

我在白杨沟的一个庄子里问一群正在墙边编闲传的老人、孩子和妇女，问他们见没见过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他们说他们从来没也见过什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他们还说他们除了在庄子里忙自己的事以外，几乎从不到庄子以外的地方去，庄子里也不常来什么外人，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庄子以外还有什么人，就是有外人来也没怎么盯着人家的脸去看，要是把人家看多了，人家会笑话你啥都没见过。

这时，一个老妇人悄悄告诉我说，娃娃，你看那个大白杨树底下坐的个吴老汉，一天到晚没事干，光知道翻他的那本烂书，他是阿们（我们）庄子上最有文化的人，你到他跟前问一下。

那是庄子上两棵最高的白杨树，看着它们高大地站在天空下，我忽然想起荀子韩风的父亲给我讲过的狐狸精的故事。那

些故事里总有这样两棵长在一起的高大的老白杨树，人们在庄子外好几里的地方就能看到它们。它们是一个庄子的标志。

吴老汉就坐在树下一把用老榆木做成的躺椅上，带着一副厚实的茶色石头圆眼镜，手捧一本破得没了皮的线装书。他的左面趴着一条狐狸般大的狗，右边的小凳上坐着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太太，老太太一双浑浊的老眼正呆呆地望着通往庄子外的一条发白的小路。这时，南边的戈壁滩上一股旋风正在迅速地变高、变粗、变大。

我怀疑此刻我走进了荀子韩风的父亲给我讲的狐狸精的故事里，可眼前的吴老汉和他的老伴还有狗却又是那么真实可见。

我壮着胆子走到吴老汉跟前，吴老汉像没看见我似的继续翻他的那本破线装书，倒是他身边的那条狐狸一样的狗猛地一下抬起半截身子，眯着一双美丽的眼睛看了我一眼，它也就只看了我一眼，便像认出我似的又懒懒地倒下软软的身子继续睡它的觉了。这时，吴老汉也斜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而他身边的那位白发老太太用她那更加浑浊的眼睛呆呆地看着远远的戈壁滩上越卷越粗壮的旋风。

我问吴老汉，你见没见过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

吴老汉先是愣了一下，继而眼里放出了一道很亮的光来，他似乎在我脸上发现了什么。就在那一刹那，我仿佛也从他的脸上发现了什么，但我一下子又弄不清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呢？

吴老汉不紧不慢地说，我年轻的时候，庄子里来了些不认识的城里人，说是工作组的、支农的、下乡的。他们都说我和